

文峰塔

冯志军

母亲只属于月光,或者说,母亲只有月光。

母亲的日子,匆忙而密匝,像外婆的脚步,总往前冲。外婆有高血压,走路不稳是常态。母亲则是雷厉风行,同样的快。母亲的脚步和外婆的又有诸多不同,母亲走路常大步流星,如她行事中的大刀阔斧,山挡水平水流水断,要打雷了就电闪雷鸣从不含糊。阳光对母亲来讲,是冲锋时的集结号。

清晨是见不到母亲的。屋顶只有寂红的一圈光时,猪不叫了,夯夯夯哼哼唧,腆着大肚子在猪圈里侧躺着,心满意足。鸡们早就出了门,三五成群欢声笑语,院里啄食门外刨土,也有在草垛下睡还魂觉,悠闲自在……它们早就被喂饱了,个个气定神闲的。狗有些忙碌,似是吃得大饱,咧着嘴笑眯眯地跑来跑去消食……屋顶的那圈光懒,趁发力前再咕啵会儿。村落还在睡梦中,屋檐低低的瓦墙灰灰的烟囱冷冷的石子路悄悄的,母亲却是热腾腾的,她喂了猪赶了鸡叫了狗,小跑着出门了,一切归于静寂,侧耳细听,还能听到母亲匆忙而笃定的脚步声。

母亲去了哪里?细小的田埂间

母亲的月光

有母亲纤弱的身影,她扛着锄头挑着竹筐迎着太阳,赶往田间地头的那些牵挂;母亲去了哪里?高高的山上有母亲佝偻的背脊,她背着草绳提着柴刀,一眼望见三餐的热络,一眼拢住生活的老茧,心胸的热火、眼中的烁烁和满山的柴火一起,是灶膛里每次燃烧的热情;母亲去了哪里?她奔跑在那条通往小镇赶向城市的大道上,和飞扬的尘土一起着急。路的那端,有父亲的顺遂,有着孩子学的进步,有长辈健康的期许,有一家人日子变好的希望……

生活向来一本正经,鸡鸭猪狗是家人,田间地头是保障,山上的灌木丛是向往,通向天边的大路是美好……都要母亲伺弄,都得母亲早早候着。清晨,我们是看不到母亲的。

六七点时,阳光像被打破的鸡蛋,突地蹦出了屋顶,满地流泻。母亲脚步更快了,无论先前在哪里,此时,她只冲向一个地方——供职的学校。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村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,投入到半山腰低矮的校舍中。母亲很爱这所简陋的学校,因为那里既是她暂放衣活的场所也让她看到阳光的所在。可惜,母亲的工作没有编制,只能算是代课老师,待遇和工作量成反比,这倒激发了母亲的倔强——她和学生在阳光斑驳

的教室中高声朗读,在阳光炙热的沙场上用树枝习字,在波光粼粼的水库旁学游泳,在金子似的山上习得花草树木的欢喜……母亲把属于她的光,毫不吝嗇地洒在“临时工作”中,从书声琅琅的早上到夕阳沉沉的傍晚,一刻不停。那时,我们是能见到母亲的,不过,那时她是大家的老师和妈妈,兄妹俩只能远远观望,望到她身上的光、暖和蓬勃向上的力量。

终于,月亮挂上了天,淡淡躲在一角,像母亲似乎终能停歇下来的脚步。她长长吸了一口属于自己的气,又轻轻悄悄地舒了口气,薄薄的悠悠的。就是这声呼吸,让母亲释放了白天一切的劳苦,吸收了太阳所有的光华,成了那轮皎洁的月亮。母亲回家了,我们终于见到了母亲,也见到了母亲的月亮。

喂猪赶鸡,狗也回来了,抬头摇尾要吃的,像嗷嗷等着晚饭的我们。家里只有月光和母亲,父亲在远地工作,极少回来。母亲不舍得开灯或真不想开灯,任由月光洒在院里,透过木窗,落入堂屋,像一个委婉的太阳,温暖地陪着母亲进出,成了我家的一员,成了母亲的闺蜜。

然而,只在夜深人静时,在一切都进入了梦乡时,月光才真正属于母亲。她搬出一张小方凳和一条小圆

凳,躬身坐上圆凳,方凳上放书、摘记和笔,书翻烂了笔写秃了,摘记上密密麻麻。月光绚烂,落在书册、方凳和母亲的身上,一切静谧。夜起,看到月光下埋头苦读的母亲,身上环绕着朦胧的光晕,背脊挺拔倔强,一动不动,看不到生活和工作的重负,更多的是月亮给予的轻盈和韶华,仿佛重复言说着她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话语:我一定会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的。迷迷糊糊地,我走近,真的在母亲背上,闻到她耳窝后轻轻的花露花香,像月光一样温柔得让人坚强。唯有这时,母亲拥有了月光,她在一夜又一夜月光的陪伴下,读了大学,考取了教师编制,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教师,带着全家走出了大山,告别农村,走进学校,教出了数以百计的学生……母亲的头发乌黑油亮,像地上的另一轮月亮。

如今,母亲已八十有余,父兄早逝,母亲孑然一人。她早已和阳光握手言和,白日里在阳台上晒晒太阳。晚上,月光透过帘子,洒在母亲床前的书桌上,她练字画画写回忆录……我想,她的一笔一画中,最多的一定还是月光,孤独又清冷的月光,和许久以前那道遥远又沉默的月光一起,用坚持不懈、用永不疲倦、用铿锵有力、用倔强昂扬,一直一直鼓励着母亲和我。

父背如山,我背如舟

柴晓宝

乙巳立冬后,天气依旧暖如春,而文友间的温情,比这晴暖更沁人心脾。人到暮年,方知“三老”最是珍贵:老屋、老友、老妻。这一切与名利无涉,惟愿身心安宁,健康少病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日前,承蒙文友十里红妆夫妇盛情,得以小聚。席间,神交三十五载的老友金烈兄,出示了一张摄于1990年的旧照——那时的我尚年轻,眉眼间满是青涩。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,照片中的老人多已离席作古,这场三十五年前的寿宴,随影像重现眼前,如一把钥匙,蓦然打开记忆的闸门。

当年他父亲做寿,特邀家父赴宴。彼时家父因患白内障,视力极差,是我一路将他背去的。他的父亲金行模先生,是著名昆虫学家与植保专家;家父则是谨言慎行、温良敦厚的美术教育家。两位耄耋同窗,晚年惺惺相惜。

在我最早记忆里,这位后来被誉为宁海美术教育先驱的先生,首先是我可以安心依靠的山。我的童年,多半是在父亲背上度过的。他的背脊如一座安稳的山岳,我趴在上面,能听见他沉稳的心跳,那是童年最安心的催眠曲。每逢看戏或电影,他总背着我,一路讲着说不完的故事。若途中遇雨,父亲便让我紧紧搂住他的脖颈,母亲在一旁撑伞。我看着绵长斜飘的雨丝,感受着父母为避积水,时快时慢、跳跃前行的节奏,如舞蹈般轻盈。雨声、风声、母亲的喘息与母亲的叮咛和我的笑声交织一路。及至到家,父亲常是一身汗水,母亲一身雨水,唯有我,满心快活。

山不言,只是承载。

后来,山老了。

晚年的父亲,病弱不堪,体重竟不足八十斤,却依旧热心社会活动。我常或背或抱,送他前往。当他伏在我背上,用尽力气搂住我时,那身躯的极“轻”与情感的极“重”,将“反哺”字,深深刻入我的骨髓。

最难忘那次,我背他去县政协书画院开会。从县府大楼一楼至五楼,是盘旋而上的圆转楼梯。他伏在我背上,双臂环着我,枯瘦却分外有力。我能感到他微弱的呼吸拂过颈侧,温热中带着一丝衰老的凉意。一层,又一层,我的脚步愈发沉重。每当我稍作停顿,他接着我的手臂便下意识地收紧。我们父子,就这样在盘旋的楼梯上,以最原始的方式彼此支撑,向上攀登。他会在耳边喃喃:“累了就让我自己走吧。”终于抵达时,众人起身道:“柴先生辛苦了!”父亲却孩子气地纠正:“是我儿子背我上来的!”

那一刻,我恍然明白,我成了他的舟。

舟不语,只是渡人。父亲辞世已三十年。曾经,我以为那是人生最沉重的负担;如今,我才懂得,那是生命中最高温暖的负重。我背他的何止是父亲衰弱的躯体,那是一段行将落幕的岁月,一份沉甸甸的依赖,更是一个儿子能给予父亲的、最后的安稳。

我曾是他的舟,如今,他是我的根。

寒衣节又至,窗外风寒,我于灯下重读旧照,恍若隔世。这个为逝者送衣御寒的节日,让我格外思念父亲的体温。昔日我伏于他背上,是温暖;后来他伏于我背上,亦是温暖。

原来,人世间最珍贵的暖意,并非来自衣帛,而是来自血脉相连的彼此偎依,来自生命与生命之间,那如山之背与如舟之背的轮回与承托。

花开海头

童志浩

秋天的分量,既是柑橘挂在枝头的沉甸甸,也是七彩菊花开满坡地的轻盈盈。风作信使,将柑橘毫无保留的甜与菊花韵味悠长的香糅合,吹遍洋镇海头村的每个角落。

阿娥从“共富工坊”里走出来,指尖还残留着封装菊花茶包时沾染的淡淡香气。她举目望向那片已成为“网红打卡点”的菊花基地。阳光将层叠的彩色花海染上一层金灿灿的光晕。花田里,几个身影格外醒目,那不是寻常的游客,而是架着专业设备正在进行“网络现场直播”的年轻人。他们活力四射的声音和伴奏的BGM,通过麦克风放大,与山野的静谧形成奇特的二重奏。

“家人们看过来!这就是我们村雪菊的生长环境,纯天然,无污染……”清脆的女声在山野间激起微弱的回音。阿娥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手机,她也是这新潮涌浪中的一员。她曾在这个丰收季中,让直播间搬到柑橘林、花丛中,让漫山遍野的“金铃铛”和付出辛勤劳动的乡亲那淳朴模样,成为屏幕那端都市人啧啧称奇的景象。

她的“直播间”,也可以设在村里的“集士驿站”。那座由老祠堂改造的建筑,仿佛是这个村庄的缩影。青砖瓦、木梁柱,旧的灵魂仍在。但里面,一边堆着新摘的柑橘、新烘的菊花,另一边则是补光、手机的支架和不断滚动的线上订单。传统与现代,在此处达成了一种互不打扰的和谐。

然而,对于阿娥来说,最能待客的佳所,是山顶那家新开设的“咖啡屋”。它像一个瞭望塔,俯瞰着村庄的变迁。她偶尔会上去,点一杯名叫“菊韵”的特调。坐在山岗崖边,能看到山下的一切:如织的游人、花田里的直播、轰隆作响的“农机服务”

队,以及在地里忙碌的乡亲。咖啡的醇苦、菊花的清冽、柑橘蜜的甜腻,在口中交织,味道复杂得像极了如今的家乡。

经常,共富工坊里会来几批特殊的客人,联村的马姐,没有干部的架子,没有空谈政策,而是直接走走村下地,和村民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基地规划。会有几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,帮着分析怎么做好直播,商讨如何改进产品的包装,既能符合法规要求,又能赢得市场青睐。还有镇里分管发展服务的后生、姑娘们,帮着联系农科院的专家,来解决花期延长、柑橘甜度的问题。

阿娥的父亲曾信奉“力气是财,汗水是路”,看不惯直播卖货的“虚”,但看着村口车来车往的集士驿站、切实帮村民解困的年轻人,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。

夕阳西斜,阿娥与父亲并肩归家。暮色中柑橘甜香渐淡,菊花清香却愈发清晰。

“山顶那玩意儿,好喝吗?”父亲突然开口,问得有些突兀。

阿娥一愣,阿娥明白父亲指的是咖啡。“有点苦,但很香,现在加了菊花汁,回味有甘甜。”

“嗯。”老人轻应一声,嘴角扬起似有若无的笑。

阿娥心中豁然开朗。柑橘是土地直白的馈赠,象征着父辈熟悉的热烈丰收;菊花、咖啡、直播这些新潮事物,是新农人探索的静心回甘。它们看似相悖,实则同根同源,深深扎根于这片山野。

夜风穿林而过,带来山顶咖啡屋隐约的灯火,也带来了山下工坊里尚未散尽的菊香。阿娥明白,父亲守护着土地的温度与厚度,而自己,正与许多人一道,用新的方式,为这温度与厚度注入更悠长、更宽广的韵味。这韵味,是新时代的乡村正在精心酿造的一坛新酒,初品或许陌生,但余味必定绵长。



新视界

枫槎晨雾

(应校军 摄于枫槎岭)

被信任的力量

西序海棠

体现人的价值有很多种,被信任便是其一。工作生活中,如果有人相信你,请不要辜负了这份情意。相信是有原因的,就像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喜欢你,虽然喜欢的理由不一定说得清。

人之所以被信任,原因并不复杂:

一定是他人好,踏实,诚信,靠谱,从不说大话、虚话,对没把握的事总留有余地。当朋友请他帮忙办事,即便能办成,也不会把话说满,

比如“让我试试吧”;如果能力不及没有办法,就会明确告诉你“此事恐怕不行”,绝不会故弄玄虚,更不会拍胸脯说“包在我身上”之类的话。

一个人能否被信任,除了看他做事的风格和原则,还要看他能否守时守信。不爽约、不迟到,特殊情况未能按时赴约或者到不了,一定会及时说明原因并表示歉意。

诚信是一个人的品牌,树立需要时间,倒下却很容易。

以前我有一个朋友,棋友们约好哪天一起去哪里下棋,他都爽快答应,可到了那天,其他人都到了,

唯独不见他人影。打电话给他,他说我不来了,或者说我忘记了。还有几次比赛,人是来了,但多数是中途开溜。

两样东西不能轻易透支,一是健康,二是诚信。健康关乎生命,是身体的根基;诚信关乎价值,是人格的底色。实现生命的价值,诚信乃根本,是基础。离开了诚信,在这个世界将难有立足之地,甚至众叛亲离。

前不久,一位前领导朋友,了解到我身体出了点状况,亚健康状态明显,于是推荐介绍一种产品给我,

说他和家人用过,效果非常好,很适合我,可以试试。我马上说,好!他说,你先好好了解一下再做决定。我说不必,以前我对你的了解足够了——他顿时感动不已。

这就是被信任的力量。

当下这个谎言遍地、诚信缺失、底线失守的年代,信任早已成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,人与人之间的那点真诚、互信,显得格外珍贵。

在这场信任危机中,要是你我还能被他人完全相信,这不就是做人的一种价值与成功,它远胜于任何职衔和财富。

榴火灼晨光

吴云飞

晨雾尚未散尽,眠牛山仍披着一层薄纱,似一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仙子,隐隐绰绰伫立在黄墩湖畔。我循着沾露的台阶往上走,忽然,几点朱砂般的色彩溅入眼帘,像是天边坠落的星辰,打破了眠牛山的静谧。哦!原来是那棵老石榴树醒了。

它伸展着虬曲的枝桠,宛如一位热情好客的主人,将红色的灯笼高高悬挂,仿佛昨夜星辰坠落时,不慎点燃了整片山崖。那热烈的色彩,瞬间引燃了我心中的欢喜。

露水正沿着暗绿的叶脉游走,

将花瓣浸润得愈发通透。那些石榴花不是规矩的红,倒像是打翻了胭脂盒,色彩斑斓而绚丽。初绽的裹着杏黄,恰似少女羞涩的初妆;半开的极像晕着珊瑚粉,宛如娇羞的佳人在梳妆台前掩面梳着正妆;盛放的,则如浸过的朝霞,满脸灼灼,正在窗口探头张望,尽显生命的热烈与奔放。晨风掠过时,满树红绡簌簌翻动,惊起三两只白鹁鸪,翘尖掠过花影,倒像衔走了一缕火焰,为这画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。最妙的是那树冠的布局。老枝苍劲斜逸,在石壁上投下斑驳暗影,偏生红花开得放肆,像是泼墨山水点染的朱砂。几簇开得密的,直把枝

条压成弯月,花影垂落溪涧,惹得垂钓者误以为是为锦鲤吮食,提竿钓起碎玉无数。

而疏朗处又别有韵致,单朵榴花悬空挂在枝头,恍若工笔细描的宫灯,连花瓣褶皱里的晨光都纤毫毕现。一对红嘴蓝鹊“嗖”地一下掠过,震落几片花瓣。我弯腰拾起,见那五瓣红,倒薄如蝉翼,边缘镶着金色赭边,细看是那位仙子遗落的耳铛,精致而美妙。这场景,瞬间勾起了我幼时的回忆:祖母院中的石榴树,花开时节,女孩子总爱拾捡落英夹在课本里,经年后翻开,仍能嗅见夏日的味道,那是童年的味道,也是家的味道。此刻,山风裹挟着淡淡

的甜香拂过鬓角,恍惚间,我竟分不清今夕是何夕。

日头渐高时,花影在青苔石径上织就流动的锦缎。那些火焰般的花朵,既不像牡丹端坐高堂,尽显雍容华贵;也不似野菊散落沟渠,默默无闻。它们倒像是从《山海经》里走出的怪精,以灼灼之色点化青山。它们开得这样不管不顾,仿佛要把积攒了一冬的力气,连同心底涌动的岩浆,统统化作此刻的绚烂,尽情地绽放生命的激情与活力。

我静静地伫立在石榴树前,沉醉于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,心中满是感动与欢喜。